

呼天不應

中國人“天”的概念，基本上與希伯來人相似—不僅是自然界的天，也代表有位格的神；不過，希伯來人於普通啓示外，還有特殊啓示的分別。耶和華如此說：“天是我的座位，地是我的腳凳... 這一切都是我手所造的，所以就都有了。但我所看顧的，就是虛心痛悔，因我話而戰兢的人。”（賽六六:1,2）因此，聖經中有時以“天”代表對神的敬稱。

聖經稱“天國”，也就是“神的國”（太三:2 五:3）。說到自然界的“天”，仍然是有分別的，如當說到“三層天”等。只在說“得罪了天”（路一五:18），是指神。

神的僕人摩西，領以色列人進入應許之地前，就作歌警告他們，悖逆神的結果，是神止住祂的恩典：“你頭上的天要變為銅，腳下的地要變為鐵”（申二八:23）。那是十分可怕的景象。

以色列末後的士師撒母耳，奉神的命令膏立掃羅，作他們歷史上第一位君王。登上王位以後，奉神首次的征伐令，去擊打剿滅亞瑪力人。不旋踵間，就違背命令，不認真執行—“掃羅和百姓卻憐惜亞甲，也愛惜上好的牛羊，牛犢，羊羔，並一切美物，不肯剿滅。”（撒上一五:9）

撒母耳嚴肅的宣告神的話：“悖逆的罪，與行邪術的罪相等；頑梗的罪，與拜虛神和偶像的罪相同。你既厭棄耶和華的命令，耶和華也厭棄你作王。”（一五:23）

從此，耶和華使以色列國與掃羅斷絕。行政系統仍然運作，軍隊仍然在調動，忙碌着立他的紀功碑，還設官任職，只是神的靈離開了他。

神忠心的僕人撒母耳，從小的時候開始事奉，就完全與神同一立場。到了晚年，這位慈和的老人，從來對任何人都沒有個人恩怨，掃羅更是一向對他敬禮有加。但他堅持的是，以神的忌邪為心。老人臨退休前的一項行動，是在耶和華面的前，親自拔刀，執行神的旨意，處決亞瑪力人的王亞甲（一五:33）掃羅悖逆神，撒母耳也不惜與掃羅決絕—掃羅既然悖逆神，是神棄絕的人，撒母耳完全不着意自己的名利，也就此絕足王門：“撒母耳直到死的日子，再沒有見掃羅”（一五:35）這是撒母耳！

隨着歲月的增加，愧疚比責任更重的壓在肩上，掃羅英挺的脊背佝僂了。他知道，自己失去了昔日的掃羅，舉起手中的槍矛，顯得沉重，勉強。

非利士人又來了。這次不是局部衝突，是各城邦聯合的進侵，到了北方的耶斯列平原，聲勢十分浩大。

這些麻煩的鄰居，偏是在不方便的時候來侵。掃羅最先想到的人，是撒母耳，真可稱為國之干城！但撒母耳死了。聖經反復提到這逝去的老人，顯示他長久存在於人民的心裏。

掃羅遇到困難，也會求問神。但他屠殺祭司，還有甚麼烏陵，甚麼先知？連作夢也沒有。(二八:6)他經歷窮極呼天，想到神可以救拔他脫離泥淖。但神不回答他。王，有權有勢的王，也會臨到走投無路的時候，周圍的群臣，看見天色變了，各人的臉色，也像天空一樣的陰沉。

他該會想到約拿單。自己的兒子就在軍中隨行。可是此時他最不想見到的人就是約拿單。他知道，如果向他問計，會得到怎樣的回答。約拿單也知道。

掃羅陷入窘境。

希伯來人對於人死後的看法，與中國人類似，有“陰間”的觀念，在地的深處，是人死後靈魂的去處。通過靈媒或交鬼的，可以召他們來。因此，掃羅呼天不應，想到求地有門。正如飢不擇食，渴不擇飲。

有沙漠迷途的旅人，被發現時成失水乾枯的屍體；臨死前，在千里無蔭的烈日下，赤手挖地，試圖得一點水潤舌舒渴。

掃羅竟爾墮落到極，去求問隱多珥交鬼婦人。

神子民以色列的王，自己原曾立法厲禁，違者處死；現在自己違法。誰想到他試圖招問的，竟然是撒母耳，那個與他決絕的老人！如果套用句俗語：“地下有知”，必然持守終生忌邪的原則，神的先知怎會為他求問，更離奇的經由個交鬼的婦人牽引？而且先知撒母耳哪能不曾升天復降，而從地裏上來？(賽八:19)再說掃羅仰慕的宗師，多年闊別，怎不把臂言歡，而任由個陌生婦人繪聲繪影，居間傳話？更糟的是，掃羅求問的結果，不是獲得錦囊妙計，得以脫困；而是前途無望，明天等死？果然，掃羅聽了，連“剿非”必勝的空言安慰都沒有，而“猛然仆倒，挺身在地，因撒母耳的話，甚是懼怕，那一晝一夜，沒有吃甚麼，就毫無氣力。”(撒上二八:11-20)

掃羅在女巫的盛意下，達成了共識，吃了她預備的食物，表明與黑暗妥協，進入了團契。最後，踏入長夜的幽暗，走向基利波和死亡(二八:22-25)。

掃羅沒有虛心痛悔。掃羅王朝翻到了最後的一葉。

作者：于中旻
©2025 James C. M. Yu

聖經網
aboutbible.net